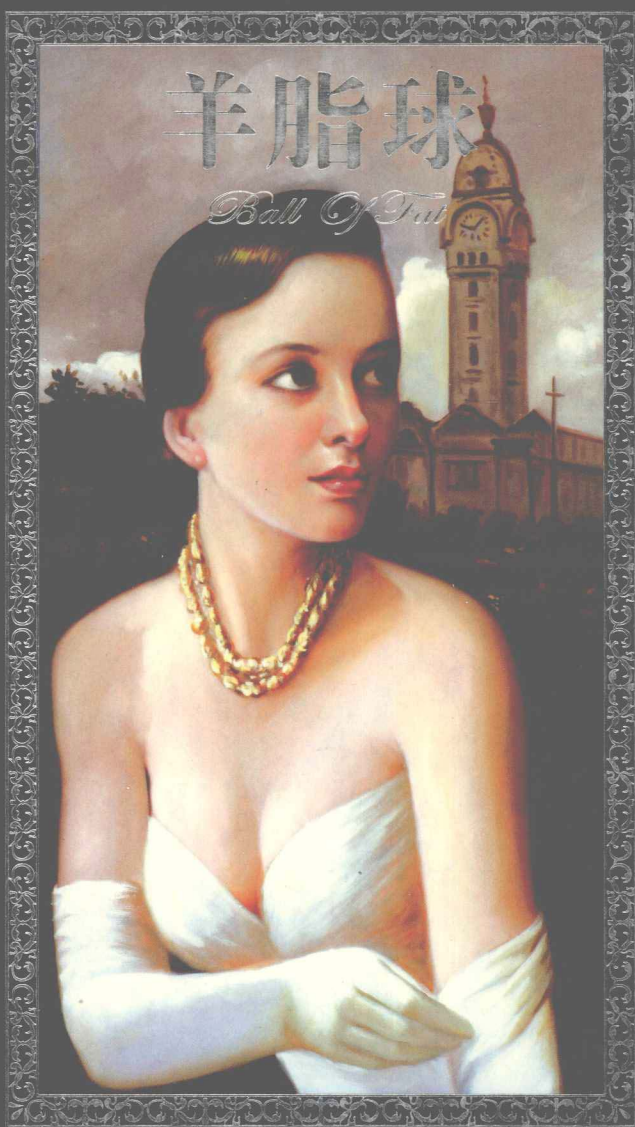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作者 莫泊桑/著

译者 谢冰/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羊 脂 球

著

法国莫泊桑 著

谢红 译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 (法) 莫泊桑著; 谢红译.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6. 12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7-80731-363-3

I. 羊... II. ①莫...②谢...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003 号

书 名 羊脂球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雨 农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孙 录
装帧设计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 510660)

规格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
字数 204 千字 插画 4 幅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数 1 ~ 8000 册

书号 ISBN 7-80731-363-3/I · 40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BALL OF FAT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 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陈久水 陈丽丽 程 岑

戴玉芳 纪晓星 李荣华

潘解放 唐恒志 唐 健

王 胜 王晓娟 吴 畏

杨法坤 杨正磊 叶道平

邹贤琳

前 言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的璀璨星空中，莫泊桑是一颗闪烁着奇异光芒的巨星，作为与契诃夫、欧·亨利齐名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并追随左拉等自然主义先驱人物，在短暂的时间内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其中数十篇成为流芳百世的传世佳作。莫泊桑的短篇精品如《项链》和《我的叔叔于勒》等曾被收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为广大青少年读者所喜爱。

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名存实亡的贵族后裔之家，他的祖父是一名税务官，父亲则是一个游手好闲、无固定职业的浪荡子。莫泊桑的童年是在诺曼底的乡间与城镇度过的，后来他随父母到巴黎，就读于拿破仑中学。莫泊桑的母亲和舅舅都有很深的文学修养，这使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良好的文学氛围里。在他初学写作的时候，母亲和舅舅请求当时的文学大师——《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收他为学生。福楼拜几乎是手把手地教莫泊桑怎样

细致入微地描绘一个坐在自己店里的杂货商、一个吸着烟斗的守门人或一个马车站，教他只用一句话就点明马车站里一匹马与其他五十来匹马的不同之处。在运用语言的准确和精炼上，福楼拜教导莫泊桑说：“无论你描写什么事物，要说明它，只有一个最恰当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一个最恰当的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最恰当的形容词。你必须不断地推敲，直到找准这个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为止。你不能满足于差不多，不能逃避困难，用似是而非的语句去敷衍。”——这就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一语说”的来源。在正式成为一名作家之前，莫泊桑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苦练写作基本功，并不急于成名，他描写了身边所经历过的大量人物和事件。从尊重现实的角度出发，他忠实地记录了一张张形态各异的面孔，一件件离奇曲折的故事，一种种不同的身份地位，一个个阶层的奇闻轶事。在福楼拜的精心指导下，年轻的莫泊桑为自己今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八七六年，莫泊桑结识了一批以左拉为崇拜对象的青年作家，他们经常在巴黎郊区左拉的梅塘别墅里聚会，号称“梅塘集团”。一八八〇年，六位“梅塘集团”的作家以普法战争为题材合著《梅塘之夜》，莫泊桑以其出色的小说《羊脂球》脱颖而出，这一作品的辉煌成功，使而立之年的莫泊桑一夜之间蜚声巴黎文坛。

《羊脂球》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描写妓女羊脂球与一群“上等人”的一次同车旅行：一辆马车载着一群身份高贵的人和—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从敌军占领的卢昂城出发，逃往法军据守的勒阿弗尔港。途经一个小镇时，遭到敌军拦截，普鲁士军官胁迫羊脂球陪他过夜，被羊脂球拒绝，马车因此被扣留。刚开始，所有同车的“上等人”都对羊脂球表示同情，但随着行期的延误，他们的态度却在一天天发生改变，他们先是婉言劝诱，继而旁敲侧击，最后群起而攻之，施展各种伎俩迫使羊脂球答应了敌军官的无理要求。可当事情结束后，

这些人却对羊脂球倍加蔑视，以显示自己的“高洁”。小说反衬鲜明，悬念丛生，引人入胜，表现了法国各阶层在侵略者面前的不同态度，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无耻，赞扬了羊脂球的牺牲精神，描绘了一幅战争时期的法国社会画面。小说的主人公羊脂球是一名属于社会最低阶层的妓女，是受到唾弃和背负耻辱的人。她的身份不仅使她遭到了同车“上等人”的蔑视，而且连她本人都为自己羞愧不已。所以，当那些傲慢的老爷太太们由于仓促出逃而忘记准备食物而饿得饥肠辘辘时，善良的羊脂球竟然“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们吃自己丰美的食物。按理说，那些“上等人”上车时对羊脂球无礼歧视，羊脂球是不该同情和帮助他们的。但是她的善良天性却不忍心看到别人的悲惨境遇，反而以德报怨、不计前嫌，请求他们接受她的帮助。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竟然拥有这样一颗可贵的慈悲之心，而一群自视高贵的人却虚伪自私，冷酷无情！鲜明的比照，令人震撼。尽管作家没有描述过羊脂球的心理活动，但是，她的喜怒哀乐、她的委屈与绝望，都已通过她的一举一动展现在读者面前。

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他擅长用传神之笔刻画法国各阶层的人物，从贵族、官僚、商人、公务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到工人、农民、流浪汉甚至乞丐、娼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他观察深刻，见解独到，在创作中以写实的手法描摹细节，烘托气氛，手法简练、生动、清晰，质朴、优美的文风在短篇小说中得到了炉火纯青的体现。有些人物虽然像素描一样只淡淡勾勒几笔，但人物活生生的性格、丰富的神态已跃然纸上。他特别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全貌。所截取的生活层面也十分广泛，既有诺曼底五光十色的乡村故事，又有都市小市民日常生活的世态炎凉。其创作技巧的高超，特别表现在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惟妙惟肖、人物语言精彩生动、故事结尾耐人寻味等几大特点。在本书中收录的

《羊脂球》、《西蒙的爸爸》、《遗嘱》、《米隆老爹》、《我的叔叔于勒》、《项链》等二十五篇短篇小说中都有精彩的体现。

莫泊桑不露声色而又入骨三分地刻画人物描述事件，以其深刻的寓意和巧妙的构思，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不朽名家。他是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三百余篇短篇小说的巨大创作量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所描绘的极为广泛的生活面，实际上已构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社会一幅全景式的风俗画；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法国作家左拉曾经评价莫泊桑说：“他文思敏捷，成就卓著，不满足于单一的写作，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这人生的欢乐，有一部分意思是指莫泊桑喜欢划船、游泳和追逐女人。莫泊桑体魄健壮，风流潇洒，仪表堂堂，才华横溢；他的性格既天真又狡诈，既活跃又真诚，既善良又愚蠢，既有野蛮的兽性，又有对人的怜悯，很讨女人的喜欢。成名之后，莫泊桑财源滚滚而来，他购别墅、买游艇，同时扩大与女人交往的范围。他被女人弄得晕头转向，无论是在巴黎、戛纳还是在海外，他都少不了找女人，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他占有过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尤物。他风流了一辈子，最后却在性病和精神病的双重折磨下撒手人寰。

终身未娶的莫泊桑一直都不相信爱情，他认为没有一个女人值得他终身相许。莫泊桑对爱情的偏见源自于一位名叫法妮的姑娘。最初，他迷恋她那媚人的笑容和优雅的风度，毫不迟疑地写了一首情诗给她。当莫泊桑去拜访她时，却发现她正和几个男青年一起嘲笑着朗读他的那首诗。羞惭愤怒之余，他认定女人是虚假、轻浮和令人鄙视的，从此对女人有了成见。有一位天真美丽的巴黎女工读过许多他的小说，生平只见过莫泊桑一面，便以整个心灵爱上了他。她忍饥挨

饿整整一年，用节省下来的钱给自己买了一身优雅的装束，然后去见莫泊桑。她按响了莫泊桑郊外别墅的门铃，给她开门的是莫泊桑的朋友，一个无耻的好色之徒。他故意骗她说莫泊桑去会他的情妇了，姑娘尖叫一声，转身离去。那个好色之徒趁机追上她，把她扶上一辆马车，送她回巴黎。她哭着说她要报仇，就在那天晚上，她故意委身给这个无耻之徒，一年之后她成了巴黎一个年轻的名妓。而当莫泊桑得知这件事后，只是冷冷一笑，觉得这个姑娘的故事或许是一篇不错的小说素材。

在莫泊桑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开始留恋真挚的爱情，只可惜为时已晚，生命剩给他的只有良心的谴责和终身的遗憾——他想起了这位曾经深爱过他的姑娘，他还不知道她的姓名，只能用他所能想得出来的最温柔的名字轻声地呼唤她。

莫泊桑早年就有轻微的精神病征兆，长期未曾收敛的放荡生活和巨大的写作量，使他逐渐病入膏肓。到一八九一年，他已不能再从事写作了，在备受疾病残酷折磨之后，他于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去世，年仅四十三岁。

编委会

目 录



羊脂球	1
西蒙的爸爸	50
一家人	59
瞎 子	83
月 光	86
遗 囑	92
巴蒂斯特太太	98
女疯子	105
骑 马	109
两个朋友	117
珠 宝	125
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	133
米隆老爹	142
我的叔叔于勒	149
马丹姑娘	158

洗 礼	165
雨 伞	170
项 链	179
索瓦热老婆婆	189
乞 丐	197
幸 福	203
小酒桶	210
散 步	216
衣 橱	223
港 口	230

羊脂球

溃败的残余部队连续几日从城中穿过。他们已经零零散散的，溃不成军。胡子又长又脏，军服又破又烂，步伐无精打采；既没有军旗也没有团旗。所有这些人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们似乎迷迷糊糊的，既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意见，仅仅靠着惯性向前移动，一旦停下来就会累倒。人们看出，这些人里面大多数是被强征入伍的，都是以往热爱和平、与世无争、靠年金为生的人，如今已被沉重的枪支压弯了腰；还有一些年轻敏捷的国民别动队^①的士兵，他们很警惕，但也易冲动，总是做着随时进攻或逃跑的准备；还有一些穿红裤子的正规军步兵也混杂在这些人中，他们是某个师在一次伤亡惨重的大战役中残存下来的；还有一些穿深色军服的炮兵和各式各样的步兵排在一起；偶尔还会有一个龙骑兵，戴着闪亮的头盔，迈着沉重的步子，合着步兵们较为轻松的步伐艰难前进。

接着走过去的是以英勇著称的自由射手^②的队伍——“复仇队”、“敢死队”、“墓中公民队”，他们的样貌看上去简直就像土匪。

① 国民别动队：一八六八年重新成立的辅助部队，由抽到免役签的年轻人或花钱买替身服役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中十分英勇，但表现出纪律涣散和训练不足。

② 自由射手：普法战争时法国的游击队。

他们的长官，在战前有的是呢绒商、有的是粮食商、有的是油脂商、还有的是肥皂商。他们在形势的逼迫下做了军人，又因为财产多或者胡子长而被任命为军官。他们全身装备着武器，穿着镶有金线的法兰绒军服，说话时声音洪亮。他们常常在一起商讨作战计划，并自命不凡地声言，岌岌可危的法国能支撑到今天，全靠他们这些人在扛着。他们偶尔也会惧怕自己的部下，因为那都是些惯于偷盗、嗜酒成性的暴徒，尽管他们作战很勇猛。

据说普鲁士军队快要开进鲁昂^①来了。

国民自卫军^②这两个月一直在近郊的林子里非常小心地侦察敌情。即使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里惊动一下，也会引得他们准备开战，甚至还会开枪误杀了自己的哨兵。现在这些人逃回了自己的家。他们的武器、军服，还有当时拿来吓唬三法里^③内国道上的路程碑的所有杀人用具，全都跟着消失无踪了。

最后一批准备从圣塞维尔和阿沙尔堡到达奥德梅尔桥^④的法国士兵，刚刚也终于渡过了塞纳河。带领着这些残兵败将的将军走在最后面，已经灰心丧气，再也无力回天了。他在左右两名副官的陪伴下，徒步前行。一个以英勇善战著称的民族，竟然遭此惨败，溃不成军，就连将军也丧魂落魄了。

城市接下来便被深深的寂静笼罩了，人们在静默中惶恐不安地等待着。那些大腹便便的老板们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胜利者的到来，惟恐那伙人会把他们烤肉的铁插，或者大

① 鲁昂：法国塞纳滨海省省会，巴黎的外港，在塞纳河下游，普法战争中被普军占领。

② 国民自卫军：法国的人民武装组织，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的人中间招募来保卫当地城镇。

③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④ 奥德梅尔桥：法国西北部厄尔省靠近鲁昂的一个城镇，在鲁昂西面。圣塞维尔与鲁昂隔塞纳河相望，在普军进入鲁昂前，法军撤出鲁昂，经圣塞维尔和阿沙尔堡退到奥德梅尔桥。

厨刀当作武器论处。

店铺关门了，街上静悄悄的，生活仿佛停止了。在这样的寂静下，偶尔出来的居民也给吓得赶紧贴着墙快快溜走。

等待如此焦虑不安，以致人们反倒希望敌人早日到来。

法国军队撤走后的第二天下午，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普鲁士枪骑兵，从城中飞快地穿过。过了一阵子，就有一大片黑压压的人马从圣卡特琳坡道^①下来了。与此同时，另外两大股入侵者出现在通往达内塔尔和布瓦纪尧姆^②的两条大路上。而这三支队伍的先头部队刚好在同一时刻会合到市政府广场来。不久，德国军队便从四周的大街小巷汇集过来，一个营连着一个营，石板路上响起沉重而有节奏的脚步声。

阵阵陌生的、喉音很重的^③口号声，从那些仿佛无人居住的、一片死寂的房子外面传来。而这时，有无数只眼睛从紧闭的百叶窗后面窥视着这些胜利者，根据“战时法”，他们不仅能控制人们的财产，也能控制人们的生命。居民们战战兢兢地躲在被他们遮得黑漆漆的房间里，就像遇到了那种不管多大的智慧和力量都无法抵御的洪水和大地震。在人们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安全消失、那些受法律和自然规则所保护的一切都任凭残暴的力量摆布时，人们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地震使房屋倒塌，把整个民族压死；洪水把农民淹死，把牛的尸体和房梁冲走；胜利的军队把俘虏带走，把自卫的百姓杀死，手握腰刀大肆抢劫，用震天响的炮声鸣谢天主。这一切可怕的灾祸，使我们对正义的信念不再永恒，也使我们无法再遵从教导，相信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由少数人组成的小分队现在就开始敲每家每户的门，随后便走进屋里，这是紧随入侵而来的占领行动。战败者马上要履行义务，和颜悦色地顺从和满足战胜者。

① 圣卡特琳坡道：位于鲁昂市东南部郊区。

② 达内塔尔和布瓦纪尧姆：鲁昂市郊东面和北面的两个村镇。

③ 德语发音的喉音比较重。

一段时间过后，侵略者最初带来的恐怖淡化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产生了。普鲁士军官在很多人家与主人共同进餐。还有一些很有教养的军官，对法国表示同情，并表示他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内心也非常厌恶战争。这或许是出于礼貌，但人们还是很感谢他的这种感情，心想着哪一天还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反正一切都得听从他，又干吗要得罪他呢？说不定笼络好了他，还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而真的去冒犯他，与其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是鲁莽。鲁昂的市民不会再鲁莽了，因为他们英勇保卫这座城市使它盛名远扬的时代^①已经过去了。他们最终从法国人的待客之道中找到了一条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允许在家中对外国士兵客气，只要在公共场合和他们保持距离就行了。于是，大家在公共场合就好像不认识，而在家里则有说有笑，以致德国军官每晚待在主人家的壁炉前烤火的时间更长了。

城市的面貌开始慢慢地恢复，但法国人还是很少出门，普鲁士士兵在街上则到处可见。虽然那些身穿蓝色制服的骠骑兵挎着的武器又长又大，走路的姿势大摇大摆，可是他们对老百姓的轻蔑神态，和去年在这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比起来，也厉害不了多少。

然而空气中还是多了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陌生东西，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常氛围，好像有种气味散播开来。这种气味在每家各户和公共场所都充满了，使人的饮食口味也改变了，仿佛旅居到了遥远、野蛮而又可怕的原始部落中。这是侵略的气味。胜利者们贪得无厌地向居民们索取钱财，虽然有钱的人们总是如数给付，但是诺曼底^②商人往往越有钱就越吝啬，他们哪怕只是牺牲一点点钱财，看着它们落到别人的手里，心里也会感到无比痛苦。

① 指十五世纪初鲁昂人民英勇反抗英国入侵者的时代。

② 诺曼底：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的公国，当时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省，辖地包括现在的芒什、卡尔瓦多斯、厄尔、塞纳滨海、奥恩等省。

与此同时，在城外河流下去两三法里的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者比埃萨尔^①的附近，船民和渔夫们经常会从水里捞到穿着军服，被浸泡胖了的德国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一脚踢死的，有的是被石头当头砸死的，还有被人从桥上推下去淹死的。这种野蛮而又合法的报复行为是在暗中进行的，被河底的淤泥掩藏起来了。这种无声的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不可能名声大振，却比明里的战斗更加危险。

对外族人的仇恨，总能激发一些奋不顾身的勇士随时准备为理想献出生命。

在侵略者的高压统治下，全城的居民都不得不屈服。不过，听说他们在这里还没有干过一件曾在胜利进军中干过的勾当。大家便又放大了胆子，那些想重新做生意的大商人又蠢蠢欲动了。当时的勒阿弗尔^②还被法军据守，有几个在那里有大笔投资的商人想试试，先走陆路去迪耶普^③，再从那儿转乘海船前往那个港口。

在几个较熟的德国军官的协助下，他们总算弄到了由总司令部颁发的一张离境许可证。

为了这趟旅行，他们定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马车，总共有十个人订了车里的座位。为免招来许多人围观，他们决定星期二天未亮的时候就出发。

严寒已经持续了好多天，把地面冻得僵硬。到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左右，北方来的乌云带来一场大雪，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又继续下了整整一夜。

旅客们在清晨四点半的时候聚集到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准备上车。

① 这是塞纳河下游的三个村镇，在鲁昂附近。

② 勒阿弗尔：位于西北部塞纳河口的法国第二大港。

③ 迪耶普：位于勒阿弗尔北面，靠近英吉利海峡，是法国西北部塞纳滨海省的港口城市。

他们没有完全睡醒，裹着毯子还冻得抖抖索索。他们都穿着很厚的冬装，在黑暗中看上去就像一些穿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大家都看不清楚彼此，但还是有两个男人认出了对方，第三个人也凑上去，和他们交谈。其中一个说：“我带了我的妻子去。”另外两个说他们也带去。第一个又说：“我们不打算回鲁昂了。要是普鲁士人攻打到勒阿弗尔，我们就往英国去。”三个人的性格相近，所以想法也相同。

还没有人来套车。提着一盏小风灯的马夫一会儿从一扇黑糊糊的门里走出来，一会儿又钻进了另一扇门。马在跺脚，但声音并不响，因为地上有厩肥和垫草。一个男子在屋子里面骂着牲口。有人在套马具，弄出一阵轻微的铃铛声，很快又变成连续不断的清脆的颤动声，随着马的动作铃声时快时慢，时有时无，还夹着沉闷的铁蹄声。

门突然关上时，一切声音都消失了。那几位财主被冻僵了，都不再说话，只是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

绵绵的雪花织成一幅光芒四射的帷幕，向大地笼盖下来，万物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东西全都结了一层冰沫。一切事物全为严冬所掩埋，天地一片寂静，只听得见雪花飘落时那种模模糊糊的、无法形容的窸窣声。其实这种声音更像是一种感觉，让人感到整个空间和世界仿佛都被这些混在一起的轻盈碎屑填满了，盖实了。

马夫又提着小风灯出来了，还牵着一匹耷拉着脑袋的马。他将马拉到车辕旁，给它系上缰绳，并围着马车折腾了好一阵，才把马具套好，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提着小风灯。他正要去牵第二匹马，突然发现那些旅客身上全都盖满了白雪，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便说：“你们为什么不上去呢？车厢里至少没有风雪。”

经提醒后大家一窝蜂地拥过去，刚才大概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三个男人先安顿他们的妻子坐在车厢尾部，自己跟着上了车。接着，另外几个戴面纱的模糊身影上了车，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互相一句话都没说。